

# 当老师还是小屁孩……



## 名师秀一秀

三号名师：石景章，深圳市小学语文名师

名师语录：我上课有个规矩，你们的眼睛要看着我，不看我就犯视了。

## 学唱戏

◎石景章

一个年近古稀的老教师，早已斑白的鬓发在夕阳下闪着银光。阳台上几种别致的盆景陪伴我度过宁静的黄昏。有意思的是，人老了居然想起童年时代的趣事，我忍不住提笔写下来，作为珍藏的记忆。

八岁那年，胡同里搬来了新邻居，姓万。他们家是唱戏的，唱京剧。每天早上，就有悠扬的戏腔从他们家院子里传出。我人小，听不懂，但觉得好听。我总会驻足阳台，静听好一会儿。

日子长了，我才知道他们家有个失明的儿子。这孩子长我一岁，叫万童。他父母叫他童童。这个先天失明的小伙伴天生一副好嗓子，虽然是男孩，但说起话来声音比女孩还秀气，动听极了。由于年龄相仿，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。

有一天放学后，我去童童家陪伴他。他拉着我的手，问：“喜欢听戏吗？”

“喜欢！我常在阳台上听你们家唱戏，可好听啦！”

“想学几句吗？”

“学？我？能行吗？”我有点彷徨。

“行！我教你呗！”

“你也会？”

“当然会！学吗？”

“那……我试试？”我忐忑地表了个态。

“今天我就教你唱《苏三起解》。”童童点戏牌啦！

那时我还不到十岁，真不懂京剧，傻问：“什么叫《苏三起解》？”

“这是全本大戏《玉堂春》中的一小段，苏三是个受了冤屈的女犯人。这段是她被押送去受审路上的唱词，你听——”没想到童童立马唱了起来，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言我心内惨，过往君子听我言……”他“咿咿呀呀”足足唱了几分钟，把我听得如痴如醉，太好听了！

于是乎，我的童童老师开教了。

他教得可认真了，一板一眼，一字一句，一腔一调，又是解说又是示范，俨然一个要求严格的小老师。

我家住的胡同虽小，但也有十几户人家，像我这样大的孩子有八九个，有男有女，相互都很要好。我跟着童童学唱戏的事，一阵风似的传遍了孩子群。童童教唱时，小伙伴们都围过来看热闹。有的孩子也跟着唱，够热闹的。

一来二去，决定拜童童为师的孩子已经

有五六个了。这时，师父发话了：“咱们人多了，不如来排演一出折子戏。”“什么叫折子戏？”小伙伴七嘴八舌地问。

“折子戏，就是大戏中的小戏，一小段。《苏三起解》就是。”童童解释说。

“唱戏还得有动作，我们不会呀！”我先表白。

“没有什么难的，让我爸爸教。我教唱，爸爸教你们做。”童童解开了我心中的疑虑。

果不其然，不到一个月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在童童老师的调教下，竟把《苏三起解》的唱腔和台词对白全学会了。

童童爸爸登场了。万伯父一招一式地教我们，一边教，一边嘴里念着鼓点。因为京剧动作都必须和着鼓点节奏，慢一点不可，快一点也不成，每招每式都必须踩着鼓点做。难，实在是难，但挺有趣的。两个来月后，这出折子戏总算排演完了。万伯父挺把这事当回事的，居然还把琴师鼓手请了回来，与我们配合着排戏。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配合排戏，万伯父说：“准备一场演出吧，让胡同里的人都来看你们排的戏！”

《苏三起解》有三个人物，一是苏三，一是崇公道（押送人员），还有一个是狱官。演苏三的是隔壁院里的小萌，我演崇公道，另一男孩汪强演狱官。演出的时间就定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八点，地点就在万家院子里，来看戏的要自带小板凳。

那天晚上，我的妈妈也凑热闹来万家院子看戏了。我特别紧张！虽然我的戏份不多，难度比演苏三的小多了，但我还是感到总想尿尿。紧张归紧张，戏还是得演好。

八点钟，准时开锣啦！万家院子在我们胡同里算是个大院子，除了划出的表演区域外，居然坐满了大人小孩。锣声一响，叽叽喳喳的声音立马静了下来。崇公道第一个登场，念白：“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，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！”我和着鼓点刚一念完，便亮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窘相，竟然，获得了掌声。

整场折子戏，只有十几分钟。虽说是场短暂的表演，但，这终究是我们胡同破天荒的一次孩子唱戏！我们的戏一演完，掌声就响起来，好久好久，好响好响！

自那以后，万家成了整条胡同的知名家庭，童童成了所有孩子崇拜的偶像。在万家的指导调教下，胡同的孩子一共排了七八出小折子戏。每排一出，必演一场，必成胡同里接下来几天的热议。

时过境迁，现在我身边的孩子别说是演京剧，就连爱听的也没几个。我想用我童年的故事告诉孩子们，京剧是国粹啊！

